昏黄的灯火弥散在阴暗的雅典地牢里，黑夜给这里涂上了浓重的不祥色彩。一个身影匆匆闪过一间一间的牢房，他手中的油灯是这深夜牢房里唯一的亮光。冲下十几级台阶左转，这个身影在左起第一个牢门口停住了。他小心翼翼地掏出狱卒的钥匙，四下里紧张地张望了一下，谨慎的确认了周围没有什么旁人窥视之后，他打开了牢房的大门。

几天的牢狱固然使他遭受了一些迫害，但苏格拉底的情况倒是比访客想象的还要好不少。苏格拉底此时正闭着眼，表情安详平静，显然没有被来人打断思考。来访者带来的那星星点点的灯光给狭窄幽暗的牢房涂抹上一点温暖的颜色，苏格拉底白色的长袍席席的平铺在腿上，白跑已经开始破损，但仍未沾染一丝灰尘。他正盘腿坐在有些寒气逼人的冷冰冰的石炕上。这时，光辉洒在苏格拉底那轮廓柔和的脸上，仿佛是耶稣那圣洁的光照耀在虔诚的圣人的脸上。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但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访客犹豫了一下，终于没有开口——他不想打扰这位圣人的哲思。再说时间仍很宽裕。他干脆解下围巾，倚着潮湿甚至有些发霉了的墙跟，坐在了苏格拉底对面，借着零星的灯火端详起了对面这位圣人的表情。

苏格拉底的表情温和，但仔细端详又发现有丝丝变化：有时候他会眉头紧缩，仿佛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斗阵的斯巴达国王指挥攻击雅典城邦一样。过一会，紧蹙的眉头又舒展开了，这时他的嘴角总是微微上扬，掠过一丝淡淡的微笑，正如柏拉图描述的爱情中的女子见了心上人一般羞涩。访客出神地望着苏格拉底，思绪万千，仿佛穿越回了一个月前。

克里托第一次参加议事会的情景他自己都记不清了，他只知道自己在坐席上兴致高涨。这是属于一个普通雅典公民至高无上的荣耀——他要参与决定城邦命运的所有伟大决策，只是在遇到了苏格拉底和他身边那群睿智的朋友以后他才明白：坐在议事会席位上的，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依靠家世获得公民之位的平庸鼠辈。这种荣耀因此逐渐淡漠，以至于完全消失殆尽，而现在他甚至已经为此而感到羞耻：坐在席位上的不仅仅是庸才，更有些不怀好意的投机分子，比如那三个无理控告他的尊师苏格拉底的人

面对着黑压压一片的与会者，克里托感到这涌动的人潮就像爱琴海上飓风掀起的黑色的、咆哮的惊涛骇浪，而会场中央低头沉思的苏格拉底仿佛就是摇摆在暴风骤雨中心的一条小船。克里托瞄了一下那些计票人，为苏格拉底的命运紧张的捏了一把汗。

终于，计票员开口了——

“281票赞成以渎神和毒害青年之名判处苏格拉底死刑，220票反对。”他的声音冰冷而机械，像上了发条的机器。听不出有什么情感。

尽管克里托早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这个结果仍然像是闷声的铁锤给了他当头一击。今天，号称全希腊自由理性山巅的雅典竟要判处他们最应该引以为豪的圣贤以死刑！？如吃了一记闷棍他僵硬而又无助的转头望向苏格拉底---他仍然低头沉思不语，对于这不公的命运的审判没有任何的恐惧与慌乱，他是那样坦然，那样安详，那样专注……

“克里托，”苏格拉底的开口打断了访客的回忆——现在我们知道来访者就是克里托了，“你为什么深夜里造访呢？”

克里托停止了回忆，扶着长满青苔的墙角站起来，愤懑地说到：“老师，您受了那些小人的诬陷，这是不平不明的冤屈，您该不会真的为此屈服吧！”

苏格拉底用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克里托，仿佛都把灵魂铺在了牢房寒气逼人的地面上，言之凿凿的说道：“如果我真的相信自己毒害了青年，我早已接受神谕自我了断，又何必再这狱里静待死神降临。”

克里托听到这话，惊喜欲狂，他把发霉的地板跺的咚咚直响，说：“我们已经出钱买通了狱卒，明天上午就可以把您解救出来！”

“我有什么要做的吗？”

“什么都不用做，”克里托显然一直在竭力压低自己的声音，但是抑制不住其中的亢奋和激动，“越狱出去，我们可以送您去西西里岛、波林提亚、科林斯甚至是斯巴达。希腊的任何一片……”克里托顿了顿，“除了雅典的净土都在盼望着您欢迎着您。他们也渴望圣贤的教化与开导……只是没有雅典，呸！那群争名逐利的小人！”

苏格拉底不再说话，他真的的的确确是受了诬陷。

“老师我先走了，明天上午我们，包括色诺芬和柏拉图都会来。”说着，克里托裹上了围巾，静悄悄的离开了牢房，仿佛取得凯旋归来的希腊重装步兵。

苏格拉底住进这监狱已经一个月了，这里的夜晚总是漆黑而又阴暗无比，牢房的小窗偶尔透进一丝月光，或许是经常有的的乌云阻隔了月光吧！

所有人都渴望活着，圣人也不例外。苏格拉底同样惧怕死亡，只是他心甘情愿为真理而死。如今却是一群不怀好意的人要杀他，不为真理，而是那些莫须有的罪名。

“光明离开，黑暗愈浓。”苏格拉底情不自禁的吟诵出这两句：适才他适应了黑暗，可是克里托走后，黑暗再一次笼罩了他的双眼。

这时，清冷的月光突然从高高的小窗里照进来，他又能看清一些东西了。这几天他只能在白天的日光里看见其他的事物，现在却是月光照亮了世界，像太阳死去的灵魂，依然给予人们光明。

这是雅典史上普通的一夜，也不会有比这更普通的一夜了。然而对于雅典最圣贤的学者而言却无比漫长，苏格拉底这个如战无不胜的斯巴达重装步兵般强大的头脑遇到了无法攻破的壁垒。从这种意义上讲，这一夜也是雅典史上最不平凡的一夜。

第二天早上，苏格拉底最引以为傲的弟子们聚在幽闭的牢房中，大家似乎和先前都没有什么两样。人们成群结队地聚在一起，探讨和议论着，这其中有柏拉图、色诺芬、克利提阿斯，当然也有克里托。

柏拉图不会想到，20岁时开始追随苏格拉底的他日后会成为这位伟大圣贤的接班人。他曾经在雅典，这“自由理性的山巅”上为苏格拉底的学说奔走呐喊，为此彻夜不眠的沉思。在他生命里，对苏格拉底的判决无疑是对他最沉重的打击。

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柏拉图迫不及待地催促苏格拉底即刻就要动身。这也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人们停下了辩论，等待着苏格拉底的决定

“我不打算越狱了。”苏格拉底平静地宣布，这无疑在人群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为什么!”柏拉图忍不住首先开口，“您昨天不是已经答应了克里托了吗？”

苏格拉底仍然坐在石炕上，只是白色的长袍上全是褶皱，好像是光影的变换使得长袍看起来被玷污了。他转头望着克里托：“昨天我并没有表明观点，我只是需要时间决定。现在想来，这是对雅典的背叛，越狱一定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克里提阿斯没来不及等着克里托回答，就迫不及待的发言了：“您教我们寻找并追随真理。雅典议事会上的卑鄙之徒违背真理判处您死刑，从更高的层次上讲违背了真理，为什么要为了守护雅典那糜烂的名誉而违背真理呢？”

“在希腊，无论是雅典还是斯巴达，提洛同盟或是伯罗奔尼撒，每天都会发生无数的冤狱诬陷。如果人人都以冤屈为名越狱，城邦岂能有一个方圆？判决的公正性固然是最重要的，可是维护社会的秩序才是判决的最终目的。我不如恰好利用自己的一死，向全雅典的人证明了判决的严谨，他们不需要知道真相，只需要谨遵城邦的教诲，难道这不是我一把老骨头能给雅典做的最好的贡献吗？”

“可是，您有没有想过，判决是不公正的。为了不公正的判决而搭上性命是迂腐的。”克里托说。

苏格拉底反诘道：“难道越狱就是正当的吗，因为被不公正的指控并被审判有罪的人用错误的手段逃避惩罚就是正确的吗，人不正是有服从于法律的义务吗？”

克里托沉默了，他自觉无言以对。

这时，色诺芬反驳苏格拉底道：“违背法律是错误的，就像是欺骗自己的朋友一样是吗？”

“是的。”

弟子们沉默了，代替了他们的反问的是不约而同的疑惑：以往恩师总会进一步的辩论，而不会轻率地下结论——

“那您记不记得在派拉麦克家中您关于欺骗朋友是非的论证呢？”

“请原谅我忽视了自己的无知而草率地回答——你看，我们有幸出生在这个城邦里，享受着雅典提供的安全和权利，这种享受就应该是彼此建立的一种契约。如果我理所应当的生存在了雅典，那么我也理应遵守雅典的法律。不在于法律本身是否公正，所以，其实是和欺骗朋友的例子有所不同的。”

苏格拉底此生从未提出观点再收回，或许圣人也曾试图说服自己苟活下去。

“您想，判决本身是违背真理的。遵循判决而死是对违背真理的推波助澜，您不应该就这样作罢。”柏拉图激动地挥舞手臂，作为苏格拉底最具禀赋的弟子，如果他不能驳倒苏格拉底，也就再没人可以说服他了。

“判决违背了真理，难道越狱就符合真理的要求了吗，倒是有符合真理行为——祈求雅典原谅。可是我心甘情愿放弃了，我宁愿选择死也不愿婢膝地乞求比死还坏得多的苟且偷生。现在你又要我对错误的判决做错误的事，这不正是以错对错吗。这样越狱了也是错误的，违背了真理的。”

弟子们于是沉默了……

上午总归是有了一些光明，苏格拉底想起了昨夜的沉思，问柏拉图：“如果一个人长期生活在黑暗中，突然有光明，而后光明消失了，他对黑暗会怎么看？”

此时的柏拉图已经不能正常的思考了，他的精神刚经受了毁灭般的打击，身体因为极度痛苦而剧烈的颤抖着，眼神充满了迷茫与无助，往日他那熠熠的目光黯淡了，蒙上了一层再也无法拭去的的尘埃，他用手扶住前额，勉强将自己支撑住，不时吐出绵绵的沉重的叹息，他是一个为了理想背上包袱的远行者，现在却发现自己追求的那崇高而又圣洁不可玷污的理想已经已经堕入了污泥池沼，被愚昧的世人所践踏和摧毁，他又想起和恩师苏格拉底初识的场景。

那时的柏拉图是一个矫健稳重的青年，他参与竞技角斗，时时刻刻准备着参军，有一次他进入角斗场前，突然听到了人群中激烈的争辩声，他被这充满哲思和逻辑思考的论证吸引了过去，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抛下了自己安排好的人生，带着满腔的热情与好奇打开哲学的大门，他结识了一生的导师和偶像——苏格拉底，他指引他走上了真正应该属于他的人生之路。

“苏格拉底先生，我很混乱，不知道怎样去理性的思考。”

“如果我就这样远走高飞，就好像我曾经把光明带到雅典，又一声不响的离开，太阳白天升起，照耀万物，夜里却彻底沉睡，我在这里的夜晚都没怎么见过光明，可是我如果从容赴死，就好像太阳留下了魂魄，那魂魄就像月亮给予人们光明，我从未也不配成为太阳，但希望你能把我的思想变成照耀希腊的月光。”

“使命。”苏格拉底似懂非懂的说出这一个词，像是对柏拉图说的，又像是对自己的叮嘱。

柏拉图终于明白刚刚苏格拉底为什么拒绝逃离，逃离的苏格拉底人间蒸发，就好像光明来过，又无影无踪，然而苏格拉底必须完成照亮希腊人民的使命，因此他必须留在这里。

下午，一名卫士送来了一份毒芹草调制的毒酒，弟子们依然聚在这里，等待着苏格拉底之死，等待着送这位圣人的最后一程。

这位卫士显然惊异于这位老人的死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送行，假如他知道这个即将被夺去生命的老人是苏格拉底，不知道他会不会自己心甘情愿的替苏格拉底饮下毒药。

“我是否可以洒一点酒在地上祭祀神灵？”苏格拉底问道。

“抱歉，先生，不可以，因为这墨勒托斯先生告诉我，这刚刚够致死的量。”或许是看到这位老人身边围着很多人，卫士的口气很客气，不像对待其他的犯人，不过更多的原因是因为他惊讶于这位老人面对死亡的平静，甚至这不是平静，而是一种从容的释然。

听到墨勒托斯这个名字，苏格拉底的弟子们都咬牙切齿，这正是污蔑苏格拉底三个人中之一。

“我以身殉道，甘愿受死。”苏格拉底的表情依然平静如水，没有惺惺作态的轻佻的笑，也没有悲哀和痛苦，他望着几位弟子平和地说。他的眼中充满神往，好像远征结束走上归乡之路的雅典士兵，尽管那遥远的故乡仿佛并不是人心中的向往。

他仰头一饮而尽，一滴也没有剩，是那样痛快而决绝。

卫士犹犹豫豫的，最后还是开口了：“墨勒托斯先生让您起身走一走……以便……药效尽快发作。”

苏格拉底于是起身开始了漫步，或许是历史的巧合，他真的很像日后希腊哲学集大成者漫步学者亚里士多德。

弟子们再也无法抑制心中极限的痛苦，他们小声的抽泣着，呜咽着，柏拉图沉默地望着苏格拉底，他只能祈求神灵保佑。

很快，苏格拉底感到下肢一阵麻木，于是靠着石炕又坐下了，直到腰部以下都失去了知觉，他突然抓住了身边的克里托的手，他想起自己还忘记了一件事——

“我还欠阿斯克勒皮厄斯一只公鸡，请你用我的财产还上……”

克里托此时完全崩溃了，他恸哭起来。紧接着，所有弟子都开始了哀嚎。

过了一会儿，泣不成声的克里托又问道：“您……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要说吗？”

可是苏格拉底没有剩下的回答了，白色的长袍又变的平整，甚至再也掀不起波澜了，在人们眼里，这长袍就是纯白的。

他就这么轻轻的离开了，临走之前也没有受到任何一丝一毫的侮辱，事实上，整个雅典的哲学已经遭到了最深重的侮辱和背叛，雅典不需要再对苏格拉底做什么……

克里托和柏拉图站在雅典的港口，望着无尽的海岸线，柏拉图开始有一丝恐慌，事实上这不是年轻的柏拉图第一次这样感觉了，但是每当柏拉图想到先生的死，他就会变得无比坚定，他无所畏惧。

“你真的一定要离开雅典了吗？相信我，雅典不会拿你怎么样的，那些卑鄙之徒已经达到了目的。”克里托试着再次挽留柏拉图。

“雅典已经背叛过一次哲学了，我只想看到他能认错的一刻。如果不能，就当我是臆想吧！我要到希腊各地去游历，去发扬老师的遗志，为他正名！”

14年后，雅典人民终于认清了对苏格拉底判决的不公正。为首的墨勒托斯被判处了死刑，其他的几个始作俑者也分别被判处死刑或是放逐。这些往事如云烟散去，逐渐在人们的记忆里消逝，但是苏格拉底为了维护雅典的公平和正义的使命而心甘情愿受到错误的惩罚赴死的事却被人永远铭记至今。柏拉图逃到了梅加腊，而后游历了希腊各城邦，在听到苏格拉底被雅典正名的消息之后，他回到了雅典，创办了发扬苏格拉底学说的阿加德米学院。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碾碎了途径的一切。苏格拉底也不例外，如果他真的越狱了，或许他的光辉就不足以照耀古代希腊乃至整个西方历史了。但是幸运的是，苏格拉底坦然的走向了迟早会来的死亡，这也最终使历史给他投上了西方圣贤第一人最关键的一票。从开始到结束，苏格拉底的生命始终如同他那白色的长袍——生活在肮脏的世界上，从头到脚依然都是纯白的。